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一至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劉達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齊

悼公

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讙闡左傳載於悼公二年初悼公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即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侯通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齊復歸

魯侵地史齊世家

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子弑悼公左傳言齊人弑悼公不言鮑子弑之鮑子前為悼公所殺赴於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齊人共立悼公子壬是為簡公年表云簡公者景公之子也見徐廣註今年表無此語　史齊世家

簡公

田常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監止左傳作闞止田常心害

監止監止幸於簡公權弗能去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齊大夫朝御鞅諫簡公曰田監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君弗聽子我者監止之宗人也左傳子我即監止常與田氏有郤田氏疏族田豹事子我有寵子我曰吾欲盡滅田氏適同摘以豹代田氏宗豹曰臣於田氏疏矣不聽已而豹謂田氏曰子我將誅田氏田氏弗先禍及矣子我舍公宮田常兄弟四人乘如公宮欲殺子我子我閉門

簡公與婦人飲檀臺將欲擊田常太史子餘曰田常非敢為亂將除害簡公乃止田常出聞簡公怒恐誅將出亡田子行曰需事之賊也田常於是擊子我子我率其徒攻田氏不勝出亡田氏之徒追殺子我及監止簡公出奔田氏之徒追執簡公於徐州簡公曰蚤從御鞅之言不及此田氏恐簡公復立而誅已遂弒簡公簡公四年事史田齊世家　監止字子我宰予亦字子我故訛作宰予

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

及即位使為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簡公曰田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子我夕田逆殺人逢之遂捕以入田氏方睦使囚病而遺守囚者酒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於陳宗初田豹欲為子我臣使公孫言豹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女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何盡逐焉遂告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

公子我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夫人飲酒於檀臺成子遷諸寢公執戈將擊之太史子餘曰非不利也將除害也成子出舍於庫聞公猶怒將出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誰非田宗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乃止子我歸屬徒攻闈與大門皆弗勝乃出田氏追之豐邱人執子我以告殺之郭關成子將殺大陸子方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出雍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庚辰田常執簡公於徐州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於徐州史齊世家

呂氏春秋慎勢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於簡公曰陳成常與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則危上矣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細人之所能識也君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然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

此忠也又說苑正諫　淮南子人間

說苑指武　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也

田常弒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後吾親也從人而

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刦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劍以死

新序

陳恒弑簡公而盟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石他人曰昔之事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生於亂世不得正行刦於暴上不得道義故雖盟不以父母之死不如退而自殺以禮其君乃自殺

淮南子　齊簡公釋其國家之柄而專任其大臣將相攝威擅勢私門成黨而公道不行故使陳成田常鴟夷子皮得成其難使呂氏絶祀而陳氏有國者此柔懦之所生也

陳恒弑君使勇士六人刦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以我為仁乎以我為勇乎臣弑君非知也見利而背君非仁也刦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吾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

乃舍之新序卷八

田常既弒簡公於徐州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史齊世家

平公

田常既弒簡公懼諸侯共誅已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衛趙氏南通吳越之使修功行賞親於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

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琊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宫後宫以百數而使賔客舍人出入後宫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及其子盤襄子代立相齊乃使其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與三晉通使且以有齊國史田齊世家

田成子有兄曰完子仁且勇越人興師誅田成子曰奚

故殺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大夫以逆越師請必戰戰請必敗敗請必死田成子曰夫必與越戰可也戰必敗敗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國也百姓怨上賢良又有死之臣蒙恥以完觀之也國已懼矣今越人起師臣與之戰戰而敗賢良盡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國君與諸孤處於國以臣觀之國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遣之呂覽似順

陳成子謂鴟夷子皮曰何與常也對曰君死吾不死君

亡吾不亡陳成子曰然子何以與常對曰未死去死未亡去亡其有何死亡矣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利君謂之忠逆命病君謂之亂君有過不諫諍將危國殞社稷也有能盡言於君用則留之不用則去之謂之諫用則可生不用則死謂之諍有能比和同力率羣下相與强矯君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有能亢君之命反君之事竊君之重以安國之危除主之辱攻伐足

以成國之大利謂之弼故諫諍輔弼之人社稷之臣也明君之所尊禮而闇君以為已賊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殺也明君好問闇君好獨明君上賢使能而享其功闇君畏賢妬能而滅其業罰其忠而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之所以亡也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說苑臣術

鴟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鴟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

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為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者不如相啣負我以行人必以我為神君也乃相啣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為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為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為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待之甚敬因獻酒肉韓子說林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之斧

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韓子說林

田成子遊於海上而樂之號令諸大夫曰言歸者死顏涿聚曰君遊海而樂之奈臣有圖國者何君雖樂之將安得田成子曰寡人布令曰言歸者死今子犯寡人之令援戈將擊之顏涿聚曰昔桀殺關龍逢而紂殺王子

比干今君雖殺臣之身以三之可也臣言為國非為身也延頸而前曰君擊之矣君乃釋戈趣駕而歸至三日而聞國人有謀不内田成子者矣田成子所以遂有國者顔涿聚之力也韓子十過說苑作齊景公事

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曰噫母曰我喪也斯沾覘同爾專之賔為賔焉主為主焉婦人從男子皆西鄉昭子失禮檀弓下

平公二十五年卒子宣公積立

宣公

宣公五十一年卒子康公貸立田會反廩丘

康公

康公二年韓魏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曾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於海濵二十六年康公卒吕氏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强於天下以上史齊世家

史記田齊世家貸立十四年滛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

還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墨子　昔者齊康公興樂萬人不可衣短褐不可食糠糟曰食飲不美面目顏色不足視也衣服不美身體容貌不足觀也是以食必粱肉衣必文繡

史記田齊世家　明年魯伐齊平陸三年太公與魏文侯會濁澤求為諸侯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請立齊相田和為諸侯周天子許之

繹史　徐廣曰康公十六年索隱曰廣蓋依年表為

說而不省此上文貸立十四年又云明年又三年是十八年年表及此註竝誤按田和急於篡齊既為天子所許復遲至三年始稱侯不合於事理索隱說是也

史記　齊康公之十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列於周室紀元年

紀年　齊康公五年田侯午生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後十年齊田午弒其君剡及孺子喜而為公

雜録

齊晉相與戰平阿之餘子（餘子官氏也）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謂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戈亦兵也亡兵得兵何為不可以歸去行心猶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無孫（高唐齊邑孤尊位叔姓無孫名守高唐之大夫也）當其馬前曰今日戰亡戟得矛可以歸乎叔無孫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豈亢責也哉（亢當也）平阿之餘子曰嘻還反戰趨尚及之遂戰而死叔無孫曰吾聞君

子濟人以患必離其難疾驅而從之亦死而不反呂覽離俗

齊太子坐清臺之上燕莊侯他高冠嚴色左帶玉具劍右帶環珮左光照右右光照左太子讀書不視莊侯他問曰齊國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百姓戴上齊國之寶也莊侯他應聲解劍而去亢倉子訓道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與弟子宿於郭外謂弟子與我衣我國士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不足愛弟子曰不肖之人安能與國士衣戎夷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呂氏春秋

齊牧犢子年七十無妻朝日見飛雉雌雄相隨感之撫琴而歌曰雉朝飛鳴相和雄雌羣遊於山阿琴操

齊女顔文姜適李氏事姑甚孝姑嗜新泉水水去家甚遠姜竭力取供無難色忽室側湧出一泉與新泉一味母飲甚喜鄉人名為孝泉後人立廟祀之列女傳

說苑 齊王起九重之臺募國中能畫者賜之錢有敬君居常饑寒其妻妙色敬君工畫臺貪賜畫錢去家日久思憶其妻畫像向之而笑傍人見以白王王

召問之對曰有妻如此去家日久心常念之竊畫其像以慰離心不悟上聞　藝文類聚引說苑

呂氏春秋　戎夷違齊如魯天大寒而後門與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謂其弟子曰子與我衣我活也我與子衣子活也我國士也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愛也子與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人不肖也又惡能與國士之衣哉戎夷太息歎曰嗟乎道其不濟矣解衣與弟子夜半而死弟遂活謂戎夷其能必

定一世則末之識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二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史秦本紀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

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以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柏翳即伯益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大廉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

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生蜚廉蜚廉生惡来惡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並殺惡来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還無所報為壇霍太山而報得石棺死遂葬於霍太山蜚廉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得騏驥溫驪驊騮騄耳之駟西巡狩樂而忘歸徐偃王作

亂造父為穆王御長驅歸周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為趙氏自蜚廉以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来革者蜚廉子也蚤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臯旁臯生大几大几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於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生子成為

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申侯之先娶於酈山）為戎胥軒妻（胥軒蜚廉之祖）生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中潏蜚廉之父）今我復與大駱妻生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孝王曰昔伯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今隴西縣秦亭）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

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滅犬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其長子曰莊公宣王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生子三人其長曰世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其弟襄公為太子

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

襄公

襄公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

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擊之為戎所虜歲餘復歸世父史秦本紀

秦襄公七年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姒子為嫡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山下而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

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國與諸侯通聘享之禮乃用騮駒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史秦本紀

秦襄公以王命征伐周人赴之賦無衣詩傳詩說同

詩序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繹史云令狐河曲秦晉亟戰鄭譜敘為康公詩似矣朱子云序與詩情不協詩傳謂襄公時詩然亦無稽

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詩傳詩說同

詩序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國人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詩傳

詩說　襄公初為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

詩序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詩傳

詩說　襄公初為諸侯秦人祝之而作

詩序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驖　詩傳

詩說　秦人從狩而作

詩序　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辛氏三秦記　秦有白鹿原　周平王時白鹿出此原故名　原上有

狗枷堡秦襄公時有天狗来下其上有賊天狗吠而護之故一堡無懼心

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為主少皥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用騂駒黄牛羝牛各一云史封禪書

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史秦本紀

文公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

三年以兵七百人東獵

四年至汧渭之會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獲為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營邑之十年初為鄜畤用三牢

十三年初有史以紀事民多化者

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敗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

十九年得陳寶以上史秦本紀

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黄虵自

天下屬地其口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畤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雍東有好畤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焉蓋黄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畤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於陳倉北阪城祠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来来常以夜光輝若流星從東南来集於祠城則若

雄鷄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雊以一牢祠命曰陳寶（史封禪書）

秦文公獲若石於陳倉北坂城祠之其神來若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鷄夜鳴以一牢祠之號曰陳寶（漢書郊祀志　臣瓚云陳倉縣有寶夫人祠歲與葉君神會也蘇林云寶如石似肝云語辭）

秦文公時陳倉人獵得獸若彘不知名牽以獻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蝹常在地中食死人腦即欲殺之拍捶其首蝹亦語曰二童子名陳寶得雄者王

得雌者霸陳倉人乃逐二童子化為雄雌上陳倉北坂為石秦祠之（晉太康地志）

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豐大特（史秦本紀）

秦文公伐梓樹梓樹化為牛文公遣騎擊之騎墮地被髮牛畏之入沒豐水中秦乃立怒特祠（列異經）

秦文公時雍南山有大梓樹文公伐之有大風雨樹生合不斷時有一人病夜往山中聞有鬼語樹神曰

秦若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頭（錄異傳亦見搜神記玄中記作秦始皇時事）

四十八年文公太子卒賜謚為竫公竫公之長子為太子是文公孫也

五十年文公卒葬西山竫公子立是為寧公

寧公　出子

寧公二年公徙居平陽遣兵伐蕩社

三年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

十二年伐蕩氏取之寧公生十歲立立十二年卒葬西山

寧公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同母弟德公魯姬子生

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

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

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以上史秦本紀

武公

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宫

三年誅三父等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

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

十一年初縣杜鄭滅小虢

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霸於鄄

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以上史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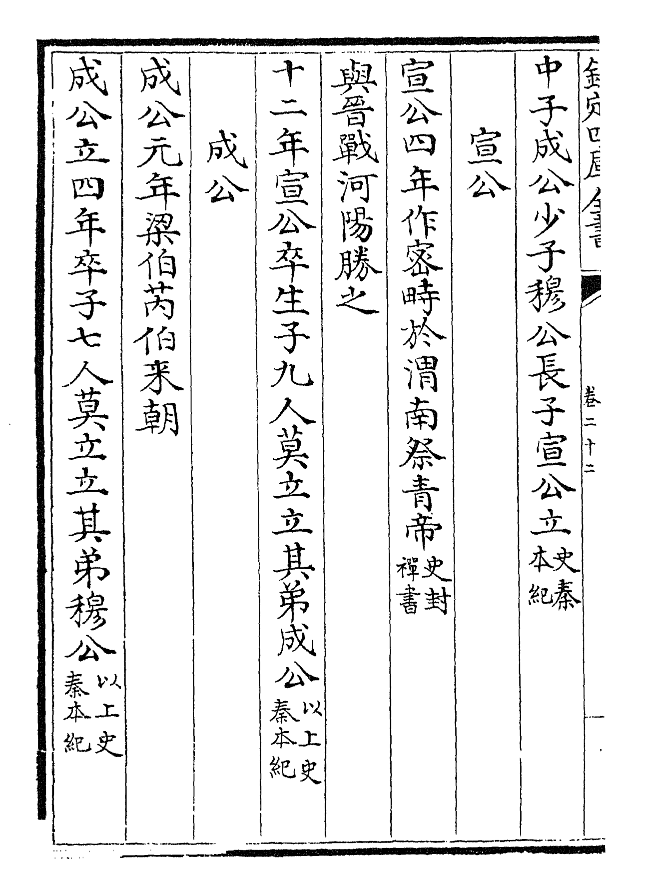
德公

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大鄭宫以犠三百牢祠鄜畤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　梁伯芮伯来朝

二年初伏以狗禦蠱以上史秦本紀

史封禪書　德公卜居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菑

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



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史秦本紀

宣公

宣公四年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史封禪書

與晉戰河陽勝之

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以上史秦本紀

成公

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

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以上史秦本紀

穆公

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

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

邵陵以上史秦本紀

秦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帝上帝命穆

公平晉亂史書記而藏之府而後世皆曰秦穆公上天史封禪書

西京賦注　秦穆公夢之天帝所奏鈞天樂賜以金

策祚世之業當時有謡云天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
蓋憤亂疾世若詩所謂視天夢夢者
尚書中候　維天降秦穆公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
雷下有火化為白雀銜緑丹書集於公車公俯取書
言穆公之霸也訖胡亥秦家世事　文選昔者天帝
說秦穆公而覲之饗以鈞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
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註云虞喜志林曰嘐曰天
帝醉秦暴金誤隕石墜謂秦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

已有此嗙列仙傳讚曰秦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

論衡　秦穆公好淫樂華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音

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

賂於虞故也

孔衍春秋後語秦穆公將兄子三人囚於内宫

秋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

晉滅虞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

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

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遊困於齊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穨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穨欲用臣蹇

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以上史秦本紀

百里奚之未遇也亡虢而虜晉飯牛於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穆公三日請屬事焉穆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焉毋乃天下笑乎公孫枝對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君為

明君臣為忠臣境内將服敵國且畏夫誰暇笑哉繆公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呂覽慎人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徵諸賈人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莊子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

穆公知其君子也令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公大悦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不寧曰君耳目聰明

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恱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雁以賀曰君得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曰秦國處僻民陋以愚無知危亡之本也臣自知不足以處其上請以讓之公不許公孫支曰君不用賓相而得社稷之聖臣君之禄也臣見賢而讓之臣之禄也今君既得其禄矣而使臣失禄可乎請終致之公不許公孫支曰臣不肖而處上位是臣失倫也不

肖失倫臣之過進賢而退不肖君之明也今臣處位廢君之德而逆臣之行也臣將逃公乃受之故百里奚為上卿以制之公孫支為卿以佐之也說苑臣術

秦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請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乎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百里奚請之公

曰此所聞於相國歟枝無罪奚請有罪何請焉百里奚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呂覽不苟

百里奚字井伯平陸人諸賈以五羊皮傭井伯飯牛而牛肥穆公怪問故對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故肥公即拜為上卿號五羖大夫嘗會客作樂有澣婦自言知音召至援琴而歌即扊扅歌即其妻也廣輿記山西

風俗通百里奚為秦相堂上樂作所賃澣婦自言

知音因援琴撫絃而歌問之乃其故妻還為夫婦也
亦謂之扊扅歌歌曰百里奚五羊皮憶別時烹伏雌
炊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為　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
皮臨相別時烹乳雞今適富貴忘我為　百里奚百
里奚母已死葬南谿墳以瓦覆以柴舂黄藜搤伏雞
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捐我為
莊子　百里奚爵禄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
穆公忘其賤與之政也

韓詩外傳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穆公出當車以頭擊闑腦乃精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穆公感悟而用百里奚秦以大化

論衡　禽息薦百里奚穆公未聽禽息出門仆頭碎首穆公痛之乃用百里奚

韓詩外傳　禽息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以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

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　文選注引與後漢注異

九年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許之

秦穆公使百里奚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穆公謀曰晉人

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郤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郤呂郤至則更立重耳便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郤呂郤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以上史秦本紀

十二年晉來請粟丕豹說穆公勿與因其飢而伐之穆公問公孫支支曰饑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奚奚

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奚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十四年秦饑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羣臣虢射曰因其饑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與左傳小異十五年晉惠公因秦飢興兵攻秦秦穆公發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合戰於韓原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鷙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為晉君所圍晉擊穆公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

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穆公曰君子不以畜産害人吾聞善食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穆公窘亦皆推鋒争死以報食馬之徳於是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為請晉君夷吾姊亦為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

君命穆公曰我得晉君以為功今天子為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子圉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史秦本紀

秦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穆公曰此駿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穆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

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

左格右免穆公之死韓詩卷十

秦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馬

方共食其肉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而起

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次飲之

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穆公圍之往時

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酒之恩矣遂

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以歸此德出而

福反也說苑復恩

秦繆公出遊而車敗右服失馬野人取之繆公追而及之岐山之陽見野人方屠而食之繆公嘆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者傷人余恐其傷汝也於是徧飲而去之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晉人環繆公之車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鬭於車下遂

大克晉反獲惠公以歸 淮南子氾論 呂覽愛士

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

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

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為君是為懷公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 以上史秦本紀

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為晉君是為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史秦本紀約左氏文

晉重耳入於晉秦繆公送之賦渭陽繆公二十四年事詩傳詩說同

詩序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

如毋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

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

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

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

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則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彊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以上史秦本紀約左氏文

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於秦曰我主其城門鄭可襲也繆公問蹇叔百里奚對曰徑數國千里而襲人希有得利者且人賣鄭庸知我國人不有以我情告鄭者乎不可繆公曰子不知也吾已決矣遂發兵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乞術及白乙丙將兵行日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繆公聞怒曰孤發兵而子沮哭吾軍何也二老曰臣非敢沮君軍軍行臣子與往臣老遲還恐不相見故哭耳二老退謂其子曰汝軍即敗必

於殽阨矣三十三年春秦兵遂東更晉地過周北門周王孫滿曰秦師無禮不敗何待兵至滑鄭販賣賈人弦高持十二牛將賣之周見秦兵恐死虜因獻其牛曰聞大國將誅鄭鄭君謹修守禦備使臣以牛十二勞軍士秦三將軍相謂曰將襲鄭鄭今已覺之往無及已滅滑滑晉之邊邑也當是時晉文公喪尚未葬太子襄公怒曰秦侮我孤因喪破我滑遂墨衰絰發兵遮秦兵於殽擊之大破秦軍無一人得脫者虜秦三將以歸文公夫

人秦女也為秦三囚將請曰我君之怨此三人入於骨髓願令此三人歸令我君得自快烹之晉君許之歸秦三將三將至繆公素服郊迎向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三子何罪乎子其悉心雪耻毋怠遂復三子官秩如故愈益厚之史秦本紀約左氏文

秦繆公興師以襲鄭蹇叔諫曰不可臣聞之襲國者以車不過百里以人不過三十里皆以其氣之趫與力之盛至是以犯敵能威去之能速今行數千里又

絶諸侯之地以襲國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圖之繆公不聽蹇叔送師於門外而哭曰師乎見其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與視申白乙丙也視孟明視也與師偕行蹇叔謂其子曰晉若遏師必於殽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爲吾尸女之易識之易也繆公聞之使人讓蹇叔曰寡人興師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師也蹇叔對曰臣不敢哭師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與師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則臣必死矣是故哭

師行過周王孫滿要門而窺之曰嗚呼是師必有疵若無疵吾不復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國也過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為天子禮今初服回建左不軾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則多矣然而寡禮安得無疵師過周而東鄭賈人弦高奚施將西市於周道過秦師曰嘻師所從來者遠矣此必襲鄭遽使奚施歸告乃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人固聞大國之將至也久矣大國不至寡君與士卒竊為

大國憂日無所與焉惟恐士卒罷弊與糧糗匱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對曰寡君之無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林也視也於東邊候晉之道過是以迷惑陷入大國之地不敢固辭再拜稽首受之三帥乃懼而謀曰我行數千里絶諸侯之地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還師去之當是時也晉文公適薨未葬先軫言於襄公曰秦師不可不擊也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見秦

師利而因擊之無乃非為人子之道歟先軫曰不弔吾喪不憂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擊可大彊臣請擊之襄公不得已而許之先軫過秦師於殽而擊之大敗之獲其三帥以歸繆公聞之素服廟臨以說於衆曰天不為秦國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諫以至於此患呂覽悔過　淮南子道應稍節數語

淮南子　秦繆公使孟明舉兵襲鄭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絶諸侯之

地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率相與謀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大破之殽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高士傳　弦高者鄭人也鄭繆公時高見鄭為秦晉

所逼乃隱不仕爲商人

秦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書序

秦繆公明於聽獄斷刑曰寡人不敏教不至也尸子

三十四年繆公復使孟明視等將兵伐晉戰於彭衙秦不利引兵歸史秦本紀

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人取王官及鄗左作郊以報殽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於是繆公乃自茅津渡河封殽中尸爲發喪哭

之三日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黄髪番番則無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令後世以記余過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卒得孟明之慶史秦本紀

戎王使由余於秦繆公三十四年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宫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

夷無此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簒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徳以遇其下下懐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内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内

史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内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待之問伐戎之形史秦本紀

史記　秦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秦故自隴以西有緜諸緄戎翟䝤之戎岐梁山涇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

戎王使由余聘於秦繆公問之曰寡人嘗聞道而未得目見之也願聞古之明主得國失國何以由余對曰臣嘗得聞之矣常以儉得之以奢失之繆公曰寡人不辱

而問道於子子以儉對寡人何也由余對曰臣聞昔者堯有天下飯於土簋飲於土鉶其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西至日月之所出入者莫不賓服堯禪天下虞舜受之作為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修之迹磨其斧迹流漆墨其上輸之於宮以為食器諸侯以為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舜禪天下而傳之於禹禹作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畫其內縵帛為茵蔣席頗緣蔣草名觴酌有采而樽俎有飾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三十三夏后氏沒殷

人受之作為大輅而建九旒食器雕琢觴酌刻鏤四壁
堊墀茵席雕文此彌侈矣而國之不服者五十三君子
皆知文章矣而欲服者彌少臣故曰儉其道也由余出
公乃名内史廖而告之曰寡人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
憂也今由余聖人也寡人患之吾將奈何内史廖曰臣
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君其遺之女
樂以亂其政而後為由余請期以疏其諌彼君臣有間
而後可圖也君曰諾乃使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因

為由余請期戎王許諾見其女樂而悅之設酒張飲日以聽樂終歲不遷牛馬半死由余歸因諫戎王戎王弗聽由余遂去之秦秦繆公迎而拜之上卿問其兵勢與其地形既以得之舉兵而伐兼國十二開地千里韓子十過

又說苑反質畧同

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

是告內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疏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悅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淫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繆公迎拜之上卿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秦繆公時戎彊大秦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故數飲宴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扞引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呂覽壅塞又墨子

秦繆公見戎由余說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繆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內史廖內史廖對曰戎人不達於五音與五味君不若遺之繆公以女樂二八人與良宰遺之宰膳宰戎王喜迷惑大亂飲酒晝夜不休由余驟諫不

聽因怒而歸繆公（呂覽不苟）
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史秦本紀）
秦繆公出狩至於咸陵天震大雷下有火化為白雀銜緑丹書集於公車（尚書中候）
列異傳　秦繆公時（穆公誤）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豕非豕牽以獻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為蝹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蝹復曰

彼二童子名為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霸陳倉人捨
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為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公公
發徒大獵果得雌又化為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
為立祠名陳寶雄飛南集今南陽雉縣其地也秦欲
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
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如雄雉或作文公時事
續博物志　秦繆公時有人掘地得物若羊將獻之
道逢二童子謂曰此名為媪常在地中食死人腦若

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插其首由是墓皆植柏又曰柏為鬼廷

列仙傳　蕭史者秦繆公時人也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於庭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来止其屋公為作鳳臺夫婦居其上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為作鳳女祠於雍宮中時有簫聲而已

列仙傳　赤須子豐人秦繆公時主漁吏也數道豐

界災害水旱十不失一臣下迎而師之從受業問所長好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服霞絶後遂去吳山下七十餘年莫知所之

秦繆公使人造弓三年乃成繆公用射不穿一札欲敍弓士士有女求見公曰妾父造弓竟年辛苦此柘生在朝陽之山妾父一日三迴而看其作者粘以秦膠被以麋觕箭之束簳必三年而始成王令射不穿一札是妾父合得死妾聞射之法左手如格虎右手

如扶枝左手發右手不知王自不解射何故殺妾父公聞言乃取弓當虎圈而射之矢踰於山過於彭城東勁過石梁其矢没羽猶未盡弓力也列女傳一載晉平公事又作齊景公事

秦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相天下之馬者若滅若失若亡其一若此馬者絶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材也可告以良馬而不可告以天下之馬臣有所與供儋纆

采薪者九方堙堙一作皐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繆公見之使之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得馬矣在於沙丘繆公曰何馬也對曰牡牡一作牝而黄使人往取之牝牝一作牡而驪繆公不悦名伯樂而問之曰敗矣子之所使求者毛物牝牡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堙之所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内而忘其外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不遺其所不視若堙之所

相者乃有貴乎馬者馬至而果千里之馬　淮南道應又列子說符

新論因顯有賣良馬於市者已三旦矣而市人不顧乃謂伯樂曰吾賣良馬而市人莫賞子一顧請獻半馬之價於是伯樂造市來而迎睇之去而目送之一朝之價遂至千金

韓子　伯樂教其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愛者相駑馬以千里馬世一有其利少駑馬多其利多也

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黃鳥之詩史秦本紀

應劭注漢書云秦繆公與羣臣飲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

康公塋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詩傳詩說亦同

詩序 黄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

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罃代立是為康公史秦本紀

康公

康公元年往歳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来迎雍秦以兵送至令狐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来奔

二年秦伐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

四年晉伐秦取少梁

六年秦伐晉取羈馬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讎餘佯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史秦本紀約左氏文

秦康公築臺三年楚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今楚人起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為聲而以襲秦為實也不如備之戍東邊楚人輟行韓子說林

康公忘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國人作晨風以刺之詩序

詩說　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而作

秦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國人作權輿以刺之詩序　詩說云與晨風同義

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立史秦本紀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二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三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秦

共公

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

桓公

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

二十四年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

二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卒子景公立以上史秦本紀約左氏文

景公

景公十五年救鄭敗晉兵於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彊數會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

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史秦本紀約左氏文

秦景主即景公也將睎强兵於天下使庶長鮑戎必致命亢倉子待以壤邑十二周實迫之亢倉子至自滎泉賓於上館景主三日弗得所問下席北首頓珪曰天果無意恤孤耶亢倉子油然戯眄曰朕以主為異之問而寧獘弊焉以斫刺為故抑者亦隨其欲而得正焉無如何矣景主一拜再舉歛黼袵端珪抑首而坐曰實惟天所命

亢倉子仰榱而嘘俯正顔色曰原兵之所起與始有人懼夫兵也者出入之威也人之有威性受於天故兵之所自来上矣嘗無上選缺不用貴賤長少賢愚相與同察兵之兆在心懷恚而未發兵也疾視作色兵也傲言推捘兵也侈鬬攻戰兵也此四者鴻細之争也未有蚩尤之時人實揭材木以鬬矣黄帝用水火矣共工稱亂矣五帝相與争矣一興一廢勝者用事夫有以咽藥而死者欲禁天下之醫非也有以乘舟而死者欲禁天下

之船非也有以用兵而喪其國者欲禁天下之兵非也夫兵之不可廢譬水火焉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是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兵誠義以誅暴君而振苦人人之悅也若孝子之見慈親饑隷之遇美食號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深谷也勝負之決勿徵于他必反之人情人情欲生而惡死欲榮而惡辱死生榮辱之道一則三軍之士可使一心矣凡軍欲其衆

也心欲其一也三軍一心則令可使無敵矣古之至兵
葢重令也故其令强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詘先勝
之於此則勝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凡敵人之
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為利敵皆以走為
利則刄無所與接矣此之謂至兵傲虐姦詐之與義理
反也其勢不俱勝不兩立故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
所庇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黍稼不穴丘墓不殘積
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豈而歸之信與人期以敓敵資以

章好惡以示逆順若此而猶有愎狠凌宕不聽者雖行武焉可也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讐以順天之道故尅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敬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令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辭未終景

主輿稽首曰孤獲聞先生教言不覺氣盈宇宙志知所如也而心滋益龔於是步前稱觴為亢倉子壽拜居首列師位嚴於齋室又月涉旬辰加天闕白晝行道行弟子禮亢倉子兵道

三十六年秦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而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史秦本紀

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復来歸秦史秦本紀

左氏文

楚辭注　秦伯有罄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肯與鍼以百兩金請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禄也

哀公

十一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

十五年晉公室畀而六卿强欲内相攻是以秦晉久不相攻

三十一年吳伐楚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乃發五百乘救楚大敗吳師吳師歸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以上史秦本紀

惠公

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史秦本紀

悼公

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史秦本紀

厲共公

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

十六年塹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其王城

二十一年初縣頻陽晉取武城

二十五年晉智開與邑人來奔

三十三年伐義渠虜其王

三十四年日食厲共公卒子躁公立以上史秦本紀

厲共公二十五年晉大夫智開率其邑人來奔

二十九年晉大夫智伯寛率其邑人来奔　二事見史記年表正義曰開智伯瑶子也

躁公

躁公二年南鄭反

十三年義渠来伐至渭南

十四年躁公卒立其弟懐公索隠曰厲共公子也生昭太子未立而卒太子之子是為靈公

懐公

懷公四年庶長鼂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公懷公孫也史秦本紀

靈公

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以上史秦本紀

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黄帝作下時祭炎帝史封禪書

八年城塹河瀕初以君主妻河史記年表

十年補龎城城籍姑史記本紀誤書十三年

十三年靈公卒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公子也史秦本紀

簡公

簡公二年與晉戰敗鄭下史記年表

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塹洛城重泉十六年卒子惠公立紀年云簡公九年卒次敬公立十二年卒乃立惠公

惠公

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

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卒出子立史秦本紀

出子

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於河西而立之殺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彊奪秦河西地史秦本紀

秦小主夫人用奄變小主秦君也秦厲公曾孫惠公之子也夫人用奄變為惑亂也羣賢不說自匿百姓鬱怨非上公子連亡在魏聞之公子連一名元秦厲公曾孫靈公之子也於小主為從父昆弟也欲入因羣臣與民從鄭所

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右主然守塞吏也弗入弗納公子連也臣有義不兩立公子勉去矣公子連去入翟從焉氏塞塞在安定菌改入之菌改亦守塞吏夫人聞之大駭令吏興卒奉命曰寇在邊卒與吏其始發也皆曰往擊寇中道因變曰非擊寇也迎主君也公子連因與卒俱来至雍圍夫人夫人自殺公子連立是為獻公周安王十八年怨右主然而將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賞之監突爭之曰監突秦大夫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衆若此則人臣爭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獻

公以為然故復右主然之罪復反也不罪之也而賜菌改官大夫賜守塞者人米二十石呂覽當賞事在春秋後

獻公

獻公元年止從死

二年城櫟陽以上史秦本紀

秦獻公初立欲復繆公之跡羌人無弋印以其衆西去初厲公之時有羌人無弋爰劒者不知何戎之别也為秦所拘執以為奴隸其後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

中得免與劓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黄河析支河湟中河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劔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劔嘗為奴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劔曽孫忍時秦獻公立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衆種人附落南支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絶逺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别各自為種任隨所之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

十七種羌之盛由此始杜氏通典

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十一年周太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

十六年桃冬花

十八年雨金櫟陽以上史秦本紀

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為瑞獻公孝公之父故作畦時櫟陽而祀白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於秦或

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於泗水彭城下史封禪書

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

二十三年與魏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

二十四年獻公卒子孝公立名渠梁年已二十一歲矣史秦本紀

孝公

孝公元年河山以東强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並淮泗之間小國十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

長城自鄭濵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之會盟夷狄遇之孝公於是布恵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中曰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内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

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獂王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史秦本紀

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

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耶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説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説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説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

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歡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孝公既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謷於民愚

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

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史商君傳

秦孝公欲用衛鞅之言更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度恐大臣不從於是召衛鞅甘龍杜摯三大夫御於君慮世事之變討正法之本公曰吾欲更法以教民吾恐

天下之議我也公孫鞅曰臣聞疑行無名疑事無功君亟定變法之慮行之無疑殆無顧天下之議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負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驁於民語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見未萌民不可與慮始可與樂成功郭偃之法曰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治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臣聞聖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

民而教者不勞而成功據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今君變法不循故更禮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議君願君熟慮之公孫鞅曰子之所言者世俗之所知也常人安於所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而守法也非所與論於典法之外也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拘禮之人不足與言事制法之人不足與論治君無疑矣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什不易器臣聞之法古無過

循禮無邪君其圖之公孫鞅曰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伏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其時而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兩定制令各宜甲兵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之王也不循古殷夏之滅也不易禮然則反古者未可非也循禮者未足多也君無疑矣孝公曰善吾聞窮鄉多怪曲學多辯愚者之笑知者哀焉狂夫之樂賢者憂焉拘世之議人心不疑矣於

是孝公違龍摯之謀遂從商鞅之言法嚴而酷刑深而必守之以公當時取強遂封鞅為商君新序卷九商子畧同

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

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

十年衛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度洛十四年初為賦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會

諸侯逢澤朝天子史秦本紀

衛鞅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率音律受上爵為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

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於民期年秦民之國都初言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

私鬭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而集小都邑鄉聚為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史商君傳

韓非子　公孫鞅之法也重輕罪重罪者人之所難犯也而小過者人之所易去也使人去其所易無離其所難此治之道夫小過不生大罪不至是人無罪而亂不生也一曰公孫鞅曰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謂以刑去刑也

淮南子　秦國之俗貪狠强力寡義而趍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河四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利殷富孝公欲以虎

狼之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

齊敗魏兵於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龎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為然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公

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拒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本紀孝公二十二年衛鞅擊魏虜魏公子卬）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座之言也衛鞅既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號為商君（史商

君傳

公孫鞅為秦將而攻魏鞅魏人魏使公子卬將而當之公孫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謂公子卬曰凡所為游而欲貴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將魏令公子當之豈且忍相與戰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請亦言之主而皆罷軍於是將歸矣使人謂公子曰歸未有時相見願與公子坐而相去別也公子曰諾魏吏争之曰不可公子不聽遂相與坐公孫鞅因伏卒與車騎以取公

子卬秦孝公薨惠公立以此疑公孫鞅之行故加罪焉公孫鞅以其私屬與母奔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襄疵魏人戰國策秦惠王車裂鞅無歸魏之事呂覽無義

二十四年與晉戰雁門紀年作岸門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史本紀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

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説吾治秦歟趙良曰反聽之謂聦内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為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别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别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

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諤諤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裼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

封內而已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效上也捷於令

今君又左建外易左建謂以左道建立威權也外易謂在外革易君命也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驂乘持戈而操闟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

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後五月而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闗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乎為法自弊一至此哉去之魏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強而賊入魏弗歸不可遂納秦商君入秦復走商邑與其徒屬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池惠王車裂商君以狥曰莫如商鞅反者遂滅商君之家史商君傳

秦本紀　鞅之初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太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

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狥秦國

漢書　法家商君二十九篇　兵權謀公孫鞅二十七篇

春秋戰國異辭卷二十三